

从兰州往西,就进入高原地带,兰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高原城市;从兰州往西,也就进入了河西走廊,进入了长城地带,而这很长部分的长城,都伫立在高原之上!这是我好像突然之间才明白过来的事情,因为生活在河西很久的缘故,一泻千里的河西走廊,让我找不到海拔的概念。

在开阔的河西走廊上,长城蜿蜒西行,一串城市像缀在长城旁的村落,与长城惺惺相惜地相守了几百年、几千年,这些村落是武威、是张掖、是酒泉、是嘉峪关、是玉门、是敦煌……

这样的村落,是玉门火烧沟。
人类祖先居住的地方,山水总是透着一股天人合一的灵性。玉门火烧沟,沟壑纵横、山峦起伏,火焰般燃烧的山沟山岭,似乎还烈烈地被风鼓动出不同形状的火苗,呼呼啦啦地四散蔓延;山坳深处,红似火烧的沟涧流水样地漫上山头,明晃晃地定格在西部的天空下,麦田和蒲苇、巨伞一样的沙枣树和遍地匍匐的沙棘藤萝,似翠绿绿叶的叶,将火焰色的山包,深涧村托得如盛开的烈焰般鲜艳热烈。3700多年前的羌人部落,在这里围村起灶,种麦酿酒、放牧牛羊,然后用这火焰色的红土烧陶铸铜、打磨石器。

月色如银的夜晚,一群披着蓑衣、赤脚和泥的羌人祖先,从头到脚沾满红色的泥浆,像染了一身红颜料,只露出一双滴溜溜转动的眼睛。看着近旁熊熊燃烧的篝火,他们的脑海里灵光一闪,就捏出了鱼形状的陶埙。鱼埙张着吹水泡一样的小嘴,扁鼓的肚子上烙满鱼鳞一样的花纹,在翘起的尾巴上钻个小孔,穿根麻绳挂到脖子上,就能吹起呜呜咽咽的声响。

看着大肚子的鱼形陶埙,我的脑海里总有鱼儿在红泥地上不停蹦跶的场景。想想看,自幼惯食武昌鱼的羌人祖先,从遥远的水乡迁徙而来,看到这片红土地上的汪洋水泽,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用石块垒出家乡一样的鱼塘,当经过反反复复地艰辛养殖出大肚子鱼儿的时候,是多么的欣喜若狂!他们将打捞上岸的鱼儿倒在红土地上,让它们蹦跳到浑身沾满红色的泥浆,蹦跳成一只只活着的鱼埙……

芦苇苍苍的山包上,植被繁茂,泉水轻流,逆水而上,仿佛能找见靠炊火、发椎结、耳垂金银铜宝的羌人祖先的柴门。多年游走于西部大地,西部的水洼、沼泽、湿地多是天然积水而成,遇雨则盈,天旱则枯,而这个静卧山坳深处的在中国西部很少遇见的小水塘,有石块垒起的岸坝,跟湖北家乡养鱼的池塘如出一辙,食以喜鱼更多的,是南方人的象征。“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司马迁《史记》之“五帝本纪”)之说也好,坊间“古代游牧在中亚及中国西部的羌人中最早的一支进入渭水”之言也好,我更偏向于“‘三苗’是指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南方氏族部落”之说,在今湖南岳阳、湖北武昌、江西九江一带,而“三危”则是古时敦煌一带的称谓。经过长期的饮食进化,鱼和羊在火烧沟的羌人部落里得到了交融。

那时的火烧沟,不仅水域无涯,还有莽莽苍苍的森林。羌人祖先们欲来堆积如山的木柴,烧出烧陶的炭,封窑制陶的时候,他们日夜守护在窑棚里,炭火数天不灭,直到陶成出窑。开窑的夜晚,火光映红了天空,人们围着满窑还冒着热气的陶器手舞足蹈、狂欢不止,尤其是那只能吹出美妙声音的鱼埙的诞生,让他们找到了音乐与舞蹈相通的灵感。“衣裘褐,被毡”的火烧沟原始人类,赤身裸体地围在篝火旁,模仿鸡鸣、犬吠、鸟儿的欢唱,用挂在胸前的“鱼埙”吹出动听的旋律,模仿着各种飞禽走兽的动作欢笑起舞。

火烧沟文化是羌文化,《说文解字》说“羌,西方牧羊人也”。羌,像头顶羊头的人形象,他们以牧羊为生,以羊为图腾,羊群在他们的生活中形影不离。火烧沟原始部落遗址发掘时,有许多动物陪葬品,但尤其以羊为最多,其中有一座墓葬里多达四十四头。那时的羊群,是由祁连山的岩羊驯化而来的吧?那些还不太进化的岩羊,像一些顶着盘角的精灵或是花朵,沿着悬崖绝壁轻走如飞,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羌人祖先追啊追啊,追过一道道河流、一条条山冈,突然迎面冲出一群凶猛的狼,羌人祖先情急之下吹响胸前的鱼埙,呜呜咽咽的声音,不仅赶跑了狼群,还招来相助的族人同胞。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西北多羊而少鱼,其民亦然。二者少得而兼,故字以鱼羊为鲜。”由此可见,羊多生长于北方,而水里游动的鱼,则更多是南方的象征。看着鱼形的埙,总觉得它是南北融合的象征,它是羌人祖先完全适应北方生活留下的证据。眼前流水样漫过山谷的羊群,如从羌人祖先皮鞭下款款而来,带着图腾的模样。今天的火烧沟人,除了有先人们留下的一群一群的清泉羊,还在火红的土地上种出了鲜绿的庄稼、鲜美的果蔬。流水潺潺,绿草茵茵,如果不走出火烧沟,很难想象这里是一处被大漠戈壁包围的村庄,从古人们隐居在这里开始,就成为数千年来没有中断过的人类居住地,这个隐蔽的地形更有利于古人过着不被打扰的田园生活。

抬头远望,一座长城烽燧耸立在水塘对面的崖壁上,像个瞭望者,时刻注视着村庄里的风吹草动。它就这样守护了几千年了吧?直到村庄被今人发现和发掘,仍在挺立着守护的姿势。而不远处,就是汉、明两代的驷马城遗址。

汉代驷马城即西驷马城,被青绿的麦田包围,想象不出两



明代长城 陈晔华 摄

长城村落

胡美英

千多年前大批的马匹、丝绸、茶叶以及南来北往的商贾汇聚于此交易的热闹场面和汉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地的繁华。但据史学家考证,西驷马城是东汉时期延寿县城、军事驿站和茶马互市之地,历史上多种文化汇集于此,孕育出了深厚的边塞军旅文化。历史的记忆,会像一座岿然不动的山峰,屹立在历史的长河里,任多少年时光的洗涤,也挥之不去。

东驷马城耸立于驷马河西岸,史料记载,东驷马城是历代王朝所侧重的屯兵要塞,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为赤斤蒙古卫辖地,是当时嘉峪关外第一个交纳茶马、以马易茶的茶马互市场所,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军事要地和重要驿站,一直使用到清末。“河上有城,城下有河,城外有城,城外有障”,犹见当年战马嘶鸣不歇的雄壮气势,堡下驷马河迤迤北去,不见湍流的河水,但水流的纹路还清晰可见,在西部大地,流水走过的痕迹,经过风吹日晒,慢慢变成大地的皱纹,阳光下远远望去,一道一道地,泛着灰色的霜碱。高大的白杨树守护在河的边缘,仿佛还在守护曾经一河繁华记忆,浓稠的叶片在风中哗哗作响,如一些岁月的回声。只是遍地的陶片,不知是明是汉、是今是古。

火烧沟原始部落村,位于玉门市清泉乡境内312国道边,范围约二十平方公里,系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距今约3700年,距离嘉峪关四十五公里,距玉门老市区二十公里。这样的一处原始部落遗址,被长城护佑了两千多年,直到被今人发现,才惊现于世。

这样的村落,是酒泉。
酒泉这个古时的肃州、酒泉郡,作为历史上的边塞要地、丝路重镇,曾是烽火频燃之地。行走在酒泉大地上,随时都可能与汉明长城、烽燧不期而遇。一个深秋的下午,天空突然飘起零星雪粒,穿过一片湿地往酒泉走时,一抬头突然看到一队“骆驼”在前行,绕过沟坎、绕桥涉水奔至跟前,看到的却是一道骆驼桥的土长城守护在湿地边缘,底部已和湿地融为一体,像是从湿地里长出来的一样。湿地往东往北蔓延,就与酒泉西北的花城湖相连了,虽然它们相隔有四五十路远,但我相信它们之间的水脉是相通的。

盈盈水脉,莽莽苍苍,潜藏于西部大地之下,就像花城湖里莽莽苍苍的芦苇荡,翻滚的草浪啪啪地敲击着湖周围的山脊,沙山上黑黑的枯草从就蠢蠢欲动了,有如要振翅欲飞的大鹏,随时准备着冲天而起;又像是些窝在苇丛中的土卫,时刻准备着冲锋!耸立在东西山冈上的烽火台,一下就把时间拉回到了历史的深处,让人看到了战马嘶鸣年代弥漫的滚滚烽烟,在时空里荡来荡去……花城湖像个后花园,微风漾起,旋起草绿色的风,吹拂着酒泉干渴的土地,让草木茂盛、田园蔓延,村舍和牛羊像庄稼样地生长。

据有关长城资料显示,酒泉境内共有长城点段710处,汉长城(连存)742.9公里,明长城(连存)80.6公里,烽燧(及相关关、亭、障、堡等)遗存总数量超过400个。就单说离我最近的金塔,据《重修肃州志》记载“金塔堡所管墩台,腹地墩台三十四座,境外墩台十六座”,而酒泉统辖的金塔、玉门、瓜州、敦煌,都处于长城护卫之中。

站在千堡子下遥望酒泉,就像遥望长城旁的一个古村落,在祁连山下轻轻地翻读着那册洁白的书页。

这样的村落,是嘉峪关。
我在嘉峪关这个长城村落里生活多年,站在嘉峪关关城之上,我像一个大明的戍卒,熟悉长城的味道。

从悬崖长城之巅直起腰板的那一刻,犹如攀上一座岛屿

的顶端,环顾苍茫四野,有哗啦啦的水声拍进沟壑纵横、怪石嶙峋的黑山皱褶里,溅起震天的巨响。顺着苍茫的戈壁向西向北眺望,似乎能一眼望到天边,又好像永远也望不到天边;向东向南看向祁连山铺展的戈壁绿洲,画卷徐徐摊开,长城就像一条泊在天地之间游动的龙脉,既腾空驾雾又脚踏实地的大地。

位于嘉峪关关城之北八公里处的悬崖长城,城墙自黑山脊上陡跌而下,似长城倒挂,铁臂悬空,封锁了石关峡口。有研究者认为,黑山深处的摩崖石刻,记载的是离黑山不远处火烧沟羌人部落生存的活动场景。黑山距离火烧沟不过四十来公里,那时的黑山深处水草丰富、森林茂密,相对于火烧沟来说,更显高峻雄奇,是羌人祖先理想的牧羊之地吧?草木葱茏的夏天,他们带着干粮饼,从火烧沟迁徙而来,把羊群赶进黑山深处,闲来无事的时候,就用尖锐的石器或者铁器,在黑色的石壁上刻下动物的形状、刻下人物的形状、刻下植物生长的姿势以及人们狩猎和舞蹈的场景……那些栩栩如生的石刻图形能够留存至今,肯定得益于长城的护佑吧?

我生活周边的长城和烽燧,就像生活里的乡邻,出门的时候走着走着就遇见了。明代嘉峪关防御体系除长城沿线保存最完美的关隘——“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外,还包括长城和长城延伸线及一些要塞地带所建的烽火台,嘉峪关周边的长城城墙上,烽火台甚多,或五里一台,或二三里一台不等。《肃镇华夷志》载,嘉峪关所管腹里沿边境内烽燧39座;新城堡所管腹里沿边烽燧18座,境外烽燧13座;卯来堡所管烽燧11座;关内关外墩台林立,纵横交织,古代战事频起时相互瞭望、互通情报,今时无事像一些闲置的驿站,悠闲地放牧着时光。野马湾墩、下腰墩、安远寨墩、备御墩……嘉峪关东至肃州卫(今酒泉),约二三里或四五里一墩,这一路烽燧约有17座;南头墩、南二墩、讨赖河墩、河口墩、文殊山口墩、塔儿湾墩……关南烽燧约有28座;俺头墩、北二墩、边山墩、断山口墩、野麻湾后墩、野麻湾墩、狼心窝墩……关东北烽燧约有22座;五墩山墩、三墩山墩、三关儿墩、大草滩墩、驷马城墩、火烧沟墩……从嘉峪关、石关峡向西至双井子堡约有关烽燧31座。近年来,文物部门对长城沿线的墩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测量,现长城沿线有独立墩台29座,嘉峪关西、北长城沿线有墩台21座。从嘉峪关出发,向东向西南向南北,无论怎么走,总能与长城烽墩不期而遇,它们就像生活在我们周边的故人,看到它们就看到了那些流走的岁月和光阴。

“长城不仅是一道横绝北国大地的立体战略防御工程,更是一个大纵深的文化分界线和交汇线。”(马步升语)如果把我们整个华夏大地看作大地上一个宏伟的村落的话,那么长城就是一根时光构筑的筋骨,将我们串连在一个大的村落之中。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专家统计我国每天有200个村落在消失,我曾经也为此而忧伤不已,离祖先的麦田、稻田和牛羊越来越远,离有菜园、竹园、柴门和大吠的家园越来越远。突然有一天,我在长城的护佑中找到了更加宏阔的家园概念:我们正在融入一个中华大村落的汇聚之中,完成村落集制的转型和跨越——田园、湿地,原野是延伸的部分,而现代化的城市和集镇,就成为村落的内核。与其说是在守护着长城,不如说我们一直处在长城的护佑之中。这些有长城护佑的村落,就不同于世界任何的地方。

(本文刊发于《黄河文学》2024第2/3期)

若将人生比作一卷素宣,那些猝不及防的惊艳,便是墨色未干时泼洒的朱砂,既惊艳了岁月,又灼伤了目光。年少时总以为,世间最美的风景是水到渠成的相逢,后来才明白,最刻骨铭心的往往是惊鸿一瞥的邂逅。那些太过耀眼存在,像流星划过夜空,刹那间照亮整个生命的苍穹,却也留下永恒的暗影——从此,寻常的星子再难入眼,平淡的岁月亦难再惊心。

李清照笔下的少女情怀,是“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含蓄,是未及言说的悸动在青石板上轻轻叩响的回声。然而,若初见是一场盛大的献祭,惊艳之人便如同祭坛上燃烧的沉香,以燎原之势焚尽所有克制与分寸。西楚霸王与虞姬的初遇,是剑锋与琵琶的碰撞,是铁血与柔情的交织。她一袭红衣踏歌而来,他以天下为聘,却最终在乌江畔用虞姬的泪与血,浇灌出一朵永不凋零的绝唱。这惊艳,是命运馈赠的蜜糖,亦是裹着毒药的匕首——它让余生所有的相遇都沦为将就,让所有重逢都成为对初见的拙劣模仿。

人们常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却鲜少有人追问:为何初见总令人心碎?或许因为初见的纯粹,恰似清晨花瓣上的露珠,折射出整个世界的美好,却又在触碰的瞬间破碎。纳兰性德在《木兰花·拟古决绝词柬友》中写下“等闲变却故人心”,实则是将初见的永恒与现实的无常对立,让那份惊艳成为刺向岁月的利刃。

太惊艳的人,是命运埋下的伏笔,也是灵魂深处永不愈合的伤口。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回忆钱钟书,用“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道尽相濡以沫的深情,却也坦言:“我们失散了,家就没有了。”这份遗憾的珍贵,在于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重量——当惊艳成为回忆,生命便不得不在残缺中寻找圆满。就像《红楼梦》中的黛玉,她的惊才绝艳注定与宝玉的痴情错位,最终化作葬花词中的一缕香魂,提醒世人:极致的美好,往往与遗憾共生。

然而,惊艳的代价不仅是遗憾。那些过早降临的璀璨,会让人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叩问:若不曾遇见,人生是否会更轻松?《白日梦我》中写道:“所有的遗憾和错过相比,都是一种幸运。”或许,惊艳的本质是一场灵魂的淬炼——它让人在疼痛中学会爱与不完美和解,在破碎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正如敦煌壁画历经千年风沙,斑驳的裂痕反而成就了永恒的美。

面对惊艳的虚无性,有人选择沉溺,有人选择突围。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以江山为祭品,换来的却是一个王朝的黄昏;而杨绛在丧失失女之痛中写下《我们仨》,将生命的残缺淬炼成文字的琥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揭示了惊艳的双重性:它既是毒药,亦是解药。

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与惊艳保持距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淡泊,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皆是对生命极致之美的另一种回应。他们并非不曾遇见惊艳,而是在惊艳的余烬中,点燃了内心的烛火。就像茶道中的“侘寂”,在残缺与朴素中,寻得超越圆满的安宁。

若说惊艳是命运的馈赠,那么如何安放这份馈赠,便成了人生的必修课。敦煌莫高窟的画工们,将刹那的灵感凝固成千年不褪的色彩;诗人北岛在《回答》中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将时代的荒诞淬炼成思想的锋芒。这些瞬间之所以能超越时空,恰是因为它们被赋予了超越性的意义。

在平凡生活中,我们亦可创造属于自己的“惊艳”。一位老匠人打磨器物的专注,孩童仰望星空时眼里的光,甚至是一片落叶飘坠的弧线,都可能成为照亮庸常的微小。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借一块玛德琳蛋糕唤醒整个逝去的时代——真正的惊艳,不在于事物的稀有,而在于心灵的敏感与丰盈。

人生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恰似春日不能留住每一朵花。那些过早绽放的绚烂,终将成为记忆中的标本;而那些温柔蛰伏的相遇,则会在时光的褶皱里悄然生长。或许,生命的真谛不在于规避惊艳,而在于学会在惊艳的余烬中,种下一株木棉——让它既能在春风中热烈燃烧,亦能在秋雨里从容凋零。

最后,想起三毛的一句话:“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地流逝。”惊艳是岁月的馈赠,遗憾亦是生命的勋章。当我们学会以平常心观照极致的美,以豁达胸襟包容无常的痛,那些惊鸿一瞥的瞬间,终将成为照亮人生暗夜之星辰。



牡丹花开

4月24日,游客在河南省洛阳市中国国花园观赏牡丹花。(新华社发)



功夫少年校园展英姿

▲5月13日,学生在蒙山县文圩镇文圩中心小学练习功夫扇。

近年来,广西蒙山县积极推进武术文化进校园,将武术融入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课堂、大课间、兴趣班和社团活动,培养青少年儿童意志品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华社发)



贵州举行民族团结大巡游活动

▼5月18日,贵州民族团结大巡游活动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来自贵州省9个市(州)的3600余人组成26个特色方阵,集中展示贵州的民族文化和时代风尚。